

他出生龙川,70多年后仍然记得故园安静的感觉—— 陈建中谈艺术人生中的“生命原乡”

从2011年到2019年,一晃八年过去了。当我重新坐在陈建中先生在广州的寓所,才真正发觉时光走得如此之快。在这八年里,有些事情默默变了,有些事情根本没有变。

比如,他的房子的颜色、沙发的颜色、衬衣的颜色,依然都是素净的白,就如还没有动过笔的画板,给人沉静,让人无限遐想。孔子讲“绘事后素”,我想,陈先生是深谙此理的。素心朝天,似乎总该就是艺术家的样子。

■特约撰稿员 韩帮文

“我还是画我的那些画,心事都在画”

“陈先生,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八年前的事情。”

“有八年了吗?也许吧。”

“真的是八年,感觉就像在昨天。”那个时候,先生刚回广州居住不久,冬春季节回国,夏秋则在巴黎;现在,先生已过八秩春秋,开始将更多时间留给国内。那个时候,我刚在报社做艺术与收藏板块的工作不久,便对陈先生做过专访;现在,离开报社竟也有四年之久。

“我还是画我的那些画,心事都在画里,对时间的感觉就没有明显了。”在艺术家的眼里,时间总是过得特别慢。也许因为他在那些清寂的景象里待得太久了、画得太多了,以至于不再熟悉外面的光阴。破门、残窗、败壁、旧锁、生锈的扶梯和水管、路边的小草、栏杆里的绿荫,这些被人遗忘的角落已经承载太多岁月和历史的记忆,艺术家凝视久了,心境好像也回到了最朴素、最单纯、最安详的层面。

在他宽敞的画室里,冬日的暖阳倾倒在地板上,画架上放置着一幅即将完成的作品,一眼望见山区风景,河滩、绿林、山石、民居,静穆中氤氲着活泼的气息,具象里透着言不尽意的东方情调。画架旁是一个简单的CD架,上面整齐地放着马勒、德彪西、莫扎特等人的乐曲,还包括几碟中华民歌。另一边的书架上排列着大部头的《宋画全集》与《元画全集》,上面挂着一幅黄宾虹的山水画,俨然是浑厚华滋的样式。

“陈先生,貌似您对中国本土的东西越来越感兴趣了,比如乡土、乡音、乡情。”我突然在陈先生的画面中,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情感力量,这种力量可以称作乡愁。

“越老越想回到自己出生、长大的地方,越发觉得故乡总是那么亲切、那么动人,就情不自禁地去画,去想象。”陈先生的眼睛凝视着画面,仿佛那里面就是一个极乐世界,是最令人神往的地方。

于是,我们的谈话,就从故乡开始,从风景如画的龙川开始。

生于通衢 靠耕田维生

陈先生在广州、香港、巴黎等著名城市长居过,但凝聚他最多情思的却是粤东北龙川县的一个小镇,那个小镇叫通衢,一个寓意四通八达的地方。说到龙川,绝非岭南县邑的等闲之辈。公元前214年,秦平南越,便置龙川县,地名沿用至今,堪称广东最古老的县之一。南越王赵佗便发迹于龙川,担任了龙川首任县令;后来他来到番禺(今广州),接棒任郡主政岭南,推动了南北文化融合与岭南文化的孕育。所以,从某种意义上说,龙川即岭南文化的先行示范地。

在历史上,通衢也的确“通衢”,是北方人南下岭南的重要驿站以及粤东地区的交通枢纽。宋代的李纲、杨万里,明代的

祝枝山,这些遭遇贬官的诗意图人,就曾路过这里,且留下了美好的诗篇。

1939年3月的一天,几声脆亮的啼哭划破了通衢山区的宁静,一个小男孩来到这个世界。新生的小男孩,就是陈建中。

他出生的地方属于客家山区,居所是典型的半圆形围龙屋,一个大家族都住在里面,后面是排屋和围屋,前面是一块长方形的晒稻场,再往前则是一个半月形的水塘。陈建中至今记得,许多童年美好的记忆都凝聚在这个颇有地域特色的建筑里。那个时候,他这个家族的生活比较贫困,一大家子人都靠耕田维持生计,几乎家里的成年人都要下田干农活,唯独他的母亲和另一近门婶子不需要,因为她们出身城里,从未干过农活,就在家里做一些相对轻松的家务。一开始,陈建中就在母亲身边,听她讲故事、唱歌谣,等他大了一些,就在广阔的田野找到了广阔的乐趣。和小伙伴下水捉鱼,去田地里奔跑,在晒稻场上玩游戏……那些久远的画面,陈建中记得清清楚楚。

而那些画面中的人,都已和时光一起变老了,或者跟着风走了。

“那里的风景对我绘画有原始的影响”

关于童年,陈建中记忆中最真切的一个人,是他的祖母。祖父早逝,上面曾祖父母都还在,下面则有孩子们张嘴吃饭,一个大家庭里里外外都需要她来打理,一个能干、权威且又慈祥的形象就落在了幼小的陈建中眼里。虽然业已上了年纪,但祖母还要身先士卒,去田地里做农活,耕田、收割、施肥,样样都是行家。等年龄稍大一些,陈建中就跟在祖母后面下田地,清润的稻香、丰实的瓜果、动听的虫鸣,连同远山如黛、蓝天似海,构成了童年美妙的乐园。

劳累了一晌午,祖母会在树荫下歇一会儿,用粗涩的毛巾擦着汗,看着自己的孙子,就像看着禾苗一样欢快地成长,脸上禁不住露出微笑。也会望向连绵的土地与无垠的天空,感叹“上天什么时候可以不让我们那么穷”。在祖母的叹声与轻柔的风声中,在树荫下、在田野中、在田地间,陈建中感触到了无边无际的静穆、寂寥与空灵。七十多年之后,他仍然记得,故园就是安静的感觉。而在他的画面中,那种安静与寂寥,一如既往。

陈建中特别深爱他的祖母,印象中祖母的一切都无法磨灭。1997年,陈建中在香港举办了一次作品义卖展,展出的20余幅作品所筹集的资金为中国贫困地区兴建了12所小型医院,其中一所由他自主命名,他即用了他的祖母名字冠名,即在家乡龙川的“黄龙妹医院”。1995年,他还特意跟随主办方回到龙川为医院选址。

正是在美好的乡村风景与田园情调中,陈建中萌发了最初的艺术的种子。在幼年的时候,他就表现出和其他小伙伴不同的性格与喜好,没有任何人诱导,更没有任何人教,但他不知不觉喜欢上后来才知道的叫做“绘画”的事情。



■春风(龙川通衢风景) 114×162cm 2005 油彩·麻布

他喜爱拿起棍棒、瓦片与砖头,在地面上安静地画来画去,倘若能找到一支炭笔、一张白纸,那就是莫大的欣喜,他会反反复复地画,直到画满、画黑。至于画的是什么,他人不能真正看得清,他自己也难以完全知道,也许是一个南瓜、一粒花生、一只小鸟,也许是一片天空、一块石头、一条小河,也许是奶奶脸上的沧桑、母亲的一抹微笑——也许什么都不是,只是一个想法、一个梦。

许多年之后,当陈建中坐在我面前,回忆起几百里之外的家乡时,他这样平静地说,“那里的风景是我对于美的最初印象,对我的绘画有着最原始的影响。”这种生命原乡的原始驱动力,在几十年的艺术人生中,陈建中越来越真切地感触到,如此绵延不绝,且又浑厚有力。

留学巴黎 持守朴素纯粹的艺术观

1945年之后,读书、学艺、出国、做职业画家,陈建中不断转换人生的主题,不断到达生命的码头,离童年的那个梦越来越近,离诞生那个梦的地方却越来越远。

1969年9月,陈建中来到巴黎,1970年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。在巴黎,他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和尝试,终于选择了符合自己性格和喜好的具象绘画。在风潮激荡、如万花筒般热闹纷纭的法国艺术界,陈建中不为外界所动,而是聆听内心最深处的声音,那个声音清晰地告诉他,要坚持自己的艺术趣味,要忠于自己体验与感受世界的方式,要持守朴素、纯粹的艺术观。

从城市到乡野,从局部的物象到开阔的风景,陈建中先生虽然凝视的对象发生了转换,但凝视的方法以及凝神的心境一以贯之,即静观自得。正如他自己所言:“无论画什么题材,我都会在画中追求静穆的境界。”这一静穆的境界唤醒了每一位观者被遗忘的心灵空间,这空间纯净且辽阔,一望无际。

我犹记得冯骥才先生记述的遇见陈先生画面时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:

好像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,这里没有人,却有生活;既陌生又熟悉,既遥远又近切;没动态的事物,一切全都静止;万籁无声,连微微的风声也没有。一缕一缕阳光,皎白的晨光或金红的夕阳,从这里或那里照进来……然后是影子。这使我想起自己写过的一句话:

陪伴光的总是它的影子。



■1981年,赵无极在陈建中画展



■粤东山村之二 114×146cm 1990 油彩·麻布



■粤东山村之六 130×162cm 1996-1997 油彩·麻布

浸染东方哲学与艺术精神

对于陈建中先生画面里静穆的气息,著名理论家叶维廉先生追根溯源,提到了庄子的“齐物”思想。这是一种文化脉络的回溯,是陈先生浸染东方哲学与艺术精神水到渠成的结果。

倘若回到陈建中先生的生命脉络去寻解其艺术生成的逻辑,那么最初的人生记忆将是绝不可缺失的质素。他的生命诞生在龙川那片古老厚重的土地之上,一派田园气息,人们过着自足、恬静、质朴的生活。村外的青山沉默不言,村前的河水缓缓流过,柔软的绿草在里面浮动,村前绿油油的稻田里有暖风吹过。陈建中沉静的心性与静穆的艺格,在故土,在童年,便已萌发。这种生命的情绪未必气势磅礴,但足够绵密。

行文至此,我禁不住想起了川端康成写给东山魁夷的几句话:“自然和画家美好而幸福的邂逅,真可谓一期一会……故乡是巡礼的起点、遍历的归结。在艺术家一生的旅程中,随时随地都可能找到故乡。”

(作者单位:暨南大学文学院)